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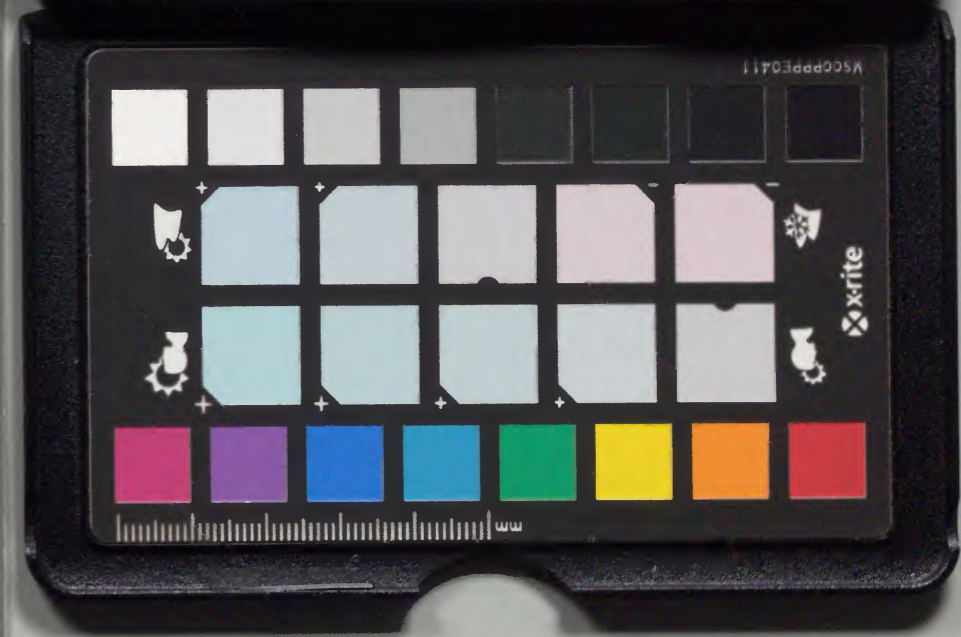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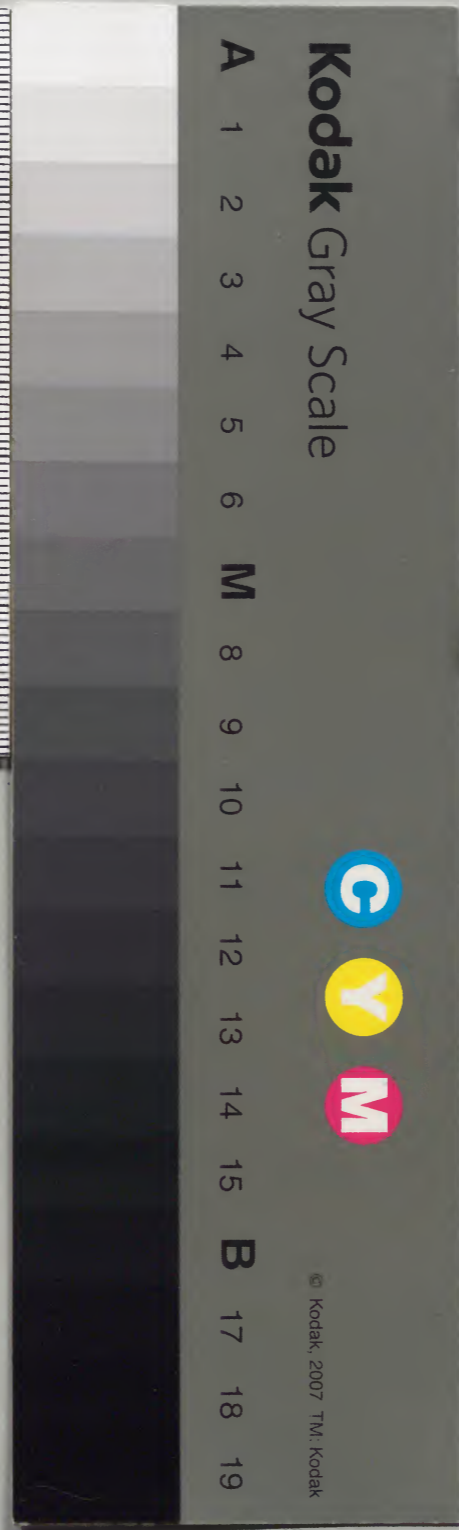
說苑

十三十四

漢書門			
二	九	〇	二
一	一	一	二
〇	〇	一	二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二	五	〇	二
六	一	〇	二
函	冊	架	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02
冊數	10	(7)
函號	298	63





劉向

說死卷第十三

權謀第十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蓍龜白
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
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
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
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淺草文庫

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為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為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

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其傷勇者也僕子曰楊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晏嬰是也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魯有孔丘吾殺此二人則

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犢任之以政而殺之
使入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
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
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犢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
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
故丘聞之剗胎焚矢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
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
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

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
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
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官
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
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主之故也若殃其身文
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童其過也左右入報
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
豈不大乎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管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

妙處若
不可知
而說來
却是定
理只是
粗心人
發不及
粗耳

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歎日之
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
相伐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宿者延
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
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
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
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二色優然喜樂者鍾鼓之
色愀然清靜者縷絰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
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

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
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
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
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
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
乃尊祿而禮之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
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
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

故臣倒置

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
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
服賢良不與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
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焉曰
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令
有辨有辨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
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
踣固無休息淫昏康樂歌詆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
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

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固請屠餘
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長者得錡疇田邑而禮之
又得史理趙巽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
餘屠餘曰其尚終君之身臣聞國之興也天遺之賢
人與之極諫之上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者
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為二故有道者言不
可不重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二
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

說苑

卷十三

五

窮人情
視萬人
不失一

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而溉之城不
沒者三板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
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二
板曰鼃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矣韓魏之君無
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
曰疵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
今城將勝矣夫一家雖愚不棄美利而借約為難不
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必為趙說君且使君疑
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

大禮經
解可

主之交為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絺疵絺疵逃韓魏之
君果反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
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
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
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為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
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
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

禮記

卷之十一

六

我對曰蔡言地計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荆伐蔡而殘之
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辭而去又之齊齊王亦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辭白圭曰二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五盡故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久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毋幸必亡中山與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

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隣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為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為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為主我為後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墻者乃言之於楚主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弃寡人豎才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才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用之必為諸侯笑及桓公殺豎才易牙乃作難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戶

侍

而不收

石乞無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警所下士者三人與已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為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為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為亂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

明眼人
者指福
了如指
掌未有
不著者

日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
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
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此所謂福不重
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田子顏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入子問其父見入
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
後施於外子顏欲使其衆其矣後果以平陵叛
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
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爲事乎梁公

怨

日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
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
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
不聽明年闔廬襲郢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
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
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
積多蓄積多則賦歛重賦歛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
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

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為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
 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
 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弃之夫亡者豈
 斯人知其過哉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
 夫在人^レ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夫不
 遜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人之右人必害之
 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
 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陛

下即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於亡書三上輒報聞
 其後霍氏果滅董忠等以其功封人有為徐先生上
 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レ且^レ突傍有積薪客謂
 主人曰曲其突遠其積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嘿然
 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
 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上行餘各用功
 次坐而反不錄言曲突者向使主人聽客之言不費
 半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
 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

安平自如今往事既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
察客從新曲地之策而使居燔髮灼爛之右書奏上
使人賜徐福帛十匹拜為郎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遣羣臣
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
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
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隣國
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
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

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魯魯王令丁男悉發
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此
之謂也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為此畜夫者君人也胡
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
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
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畜
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皆道失
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絕破獻
媚心事
覺小人
許多好
意皆索
然無味

衛靈公澹被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
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
其過故與衛奚其亡也
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予任增曰何為不予宣
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是以不予任增曰彼無故而
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又請地
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地智
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
而反智氏智氏遂滅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也乃築爲五仞
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
也諸侯請爲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官守其謀我言
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廬能
用其衆故破我於柏舉今聞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
三子恤不相睦也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貳味處不
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親戚之困而供之在軍
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

從來成
厚莫不
由此非
獨一夫
差為然

罷勞死知不曠今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
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夫
差先自敗已焉能敗我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主與大夫皆懼將許之
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為長轂于
乘卒二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

陽虎為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文子
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大臣必多死於是
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

魯國而容其求焉今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
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反收之毋乃害乎齊
君乃執之免而奔晉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之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
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
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
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
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

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
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
雨水平地而盭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
也天洒兵也上而龜燔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
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燔之已故武王順天
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
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
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

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
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
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
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
之矣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上戰而龜燔我迎歲彼
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
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如咎犯對曰上
戰龜燔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

與羅自
是仁者
事而先
坐以好
第一字
則非仁
考事矣

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
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
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為王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
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越饑句踐懼四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之禍
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
我卑辭重幣以請羅於吳吳必與我與我則吳可取
也越主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地
鄰境道易通仇讐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

矣夫齊晉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二吳越不如因而攻
之是吾先王闔廬之所以霸也且夫饑何哉亦猶淵
也敗伐之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雜則利去
而凶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吳主曰吾聞義兵不
服仁人不以饑饉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
羅三年吳亦饑請羅於越越王不與而攻之遂破吳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刺澤靈公未喋
盟成何涉他投靈公之手而搏之靈公怒欲反趙王
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

論苑 卷之三

言
日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人質於趙
百姓必然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百遂徵之
五出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為
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
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走燕子貢曰王
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
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楚成王贊諸屬諸侯使魯君為僕魯君致大夫而謀
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為僕可乎太

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國亡君
之臣乃君之有也為民君也魯君遂為僕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
高夢子曰齊負海而馭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于我
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
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
吳若蜂蠆然不奔毒於人則不靜余恐奔毒於我也
遂遣之

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間其故太子曰人各

善於魂
人波世
之皆

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後
戎伐齊蒞請師于鄭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大敗我
師齊又欲殺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曰無事於齊
吾猶不殺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
為師婚乎終辭之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太
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
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為二兆焉孺子
容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

脫此條

音得財
龜甚活
說得人
情可憐

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
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
及明不能見得無數上平

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江乙往見安陵
纏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無有江乙
曰子之身豈亦有平日無有江乙曰子之貴何以至
於此乎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吾聞之以財事人者
財盡而交疎以色事人者華落而愛衰今子之華有
時而落子何以長幸無解於王乎安陵纏曰臣年少

安陵纏
與楚王
相晤如
此而獻
媚悅之
言猶矣
机會可
入而忠
臣強諫
欲庸君
之聽豈
不難哉

愚陋願委質於先生江乙曰獨從為殉可耳安陵纏
曰敬聞命矣江乙去居暮年逢安陵纏謂曰前日所
諭子者通之於王乎曰未可也居暮年江乙復見安
陵纏曰子豈諭王乎安陵纏曰臣未得王之間也江
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與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
之間乎以吾之說未可耳不悅而去其年共主獵江
渚之野野火之起若雲蛇虎狼之嗥若雷霆有狂兇
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
一發兇死車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顧謂安陵纏曰吾

萬歲之後子將誰與斯樂乎安陵纏乃逡巡而却泣
下沾衿抱王曰萬歲之後臣將從為殉安知樂此者
誰於是共主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百戶故曰江乙
善謀安陵纏知時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泝水而
軍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曰少却吾
涉而從子子上却因令晉軍曰楚道矣使人告商臣
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訖之成王成王遂殺之
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壁衛君大悅酌酒

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智伯聞衛兵在境上乃還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爲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更逆之曰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四

叔向之殺長弘也數見長弘於周因佯遺書曰長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長弘也乃殺之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因之其弟獻二百金於叔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丘秦楚患壺丘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晉人輟城楚獻晉賦三百車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爲遺於衛衛

說苑

卷十三

十九

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
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圍聚
斂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為不可知也今
既已知之矣乃較圍衛也

鄭桓公將欲襲鄭先問鄭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
姓擇鄭之良臣而與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
壇於門外而埋之覆之以狼若盟狀鄭君以為內難
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鄭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

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
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
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
何與之爭封故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
對也

晉文公伐衛入郭坐于令食曰今日必得大垣公子
慮俛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歸臣送之反
見桑者而助之顧臣之妻則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懼
還師而歸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脫此條

劉向

說苑卷第十三終

壬午二月初三 鈴木洋校

劉向

說苑卷第十四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至公第十四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
帝堯是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
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躡於天下猶然况其細於天
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為大惟
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太

呂作尹

透 語語精

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載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營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讐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慙生達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

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二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薨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為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與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為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謁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之君僚何為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

言者之
言情理
俱透

論死

卷六

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為
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
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君子以其不殺為
仁以其不取國為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
弃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諸侯之義死社稷太主
委國而去何也夫聖人不欲強暴侵陵百姓故使諸
侯死國守其民太主有至仁之恩不忍戰百姓故事
勳者戎氏以犬馬珎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
也於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

也不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王公之遂居岐山之
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
初者皆興仁義趣上之事君子守國安民非特鬪兵
罷殺士衆而已不私其身惟民足用保民蓋所以去
國之義也是謂至公耳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大公之賢也穆公曰子
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
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
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

先

卷十四

五

至公之
言非至
聖道不
出

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
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
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
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
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
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俠於兩社之間也使吾
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
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亦有太固也
辛櫟之言小人也予無復道也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羣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
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為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
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
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秦始皇帝作天
而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
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為五帝之禪
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
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趣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
請說之陛下築臺千雲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鍾萬石

之虞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驪山宮室至雍相繼
 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駁自私不能以
 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
 官天下哉始皇聞然無以應之面有慙色久之曰令
 之之言乃令衆醜我遂罷謀無禪意也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
 而見殮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饑而死公
 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其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
 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

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
 之管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德也顧臣願
 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出則
 何殮之有君不推此而苛管內好私使財其偏有所
 聚菽粟幣帛腐於困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
 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也
 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
 湯武可為也一殮何足恤哉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

遺乎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天亦曰人遺乎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太公也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雎於齊主寺人春環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雎與寺人春環是無命也孔子不說於魯衛將違宋遭桓司馬將要

嘗作當

而殺之微服過宋是孔子嘗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之生觀遠臣以其所主如孔子主雍雎與寺人春環何以為孔子乎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脩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決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嘆曰天以至明為不可救乎日何為而食地以至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

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
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
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履
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取
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世諸
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
不蒙其化羣生不彼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
則吾其為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

成在好
朋友各
行其志
而面不
相礙

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羣生者耶
秦晉戰交敵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二軍之士皆未息
明日請復戰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將遁矣
迫之河必敗之趙盾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
待期而迫人於險無勇也請待秦人夜遁
子胥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不
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
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為友雖然子亡之我存之於
是乎觀楚一存一亡也後三年吳師伐楚昭王出走

申包胥不受命西見秦伯曰吳無道兵強人衆將征天下始於楚寡君出走居雲夢使下臣告急哀公曰諾固將圖之申包胥不罷朝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與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復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爲名也功成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退隱終身不見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

浸辯欲
上看出
人品可
謂善於
論才

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羣賢路尸祿素喰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爲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爲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子采地三百號

曰國老以孫叔敖為令尹少焉虞丘子家于法孫叔
 敖執而戮之虞丘子意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
 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亂可謂公
 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為人下黨治衆不亂
 臨死不恐晉侯以為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
 于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生朝
 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
 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

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五車失
 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
 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
 稽首乎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咎犯對曰
 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為守者
 非問臣之讐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為
 之於君得為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
 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拊萊二子出採見
 老夫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
 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
 君若何殺之言卒夫人造軍而言曰鄧為無道故伐
 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畚無道甚於鄧呼天而
 號君聞之羣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
 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弃法非所以
 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夫人舍之矣
 謝之軍門之外耳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
 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
 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
 剛而不折今弃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為理不端
 懷心不公也豈吾管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駁於法也
 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
 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
 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
 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

手作也

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獲
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
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
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
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然萌方王
公平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人子入朝馬蹄
蹂雷者斬其軻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雷廷理
斬其軻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為王泣曰為我誅廷

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
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
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
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
避舍再拜請死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內少師慶逐之太
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
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
吳王闔廬為伍子胥與師復讐於楚子胥諫曰諸侯

不為匹夫與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
讐臣不為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讐也如
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

孔子為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
進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以為云云又曰某子以為
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
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
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
獨有也

子羔為衛政則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
門閉則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
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
罷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
則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
則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
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
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
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

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說苑卷第十四終

文政辛巳

同日洋校

